

世界文学名著

33
dangdang.com



人可以被毁灭，却不可以被战胜

老人与海

〔美〕欧内斯特·米勒尔·海明威 著

张珊 译

Ernest Miller Hemingway



作家出版社

老人与海

〔美〕欧内斯特·米勒尔·海明威 著

张珊 译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人与海 / (美) 海明威著; 张姍译. —北京:
作家出版社, 2015.11
(世界文学名著)
ISBN 978-7-5063-8583-1

I. ①老… II. ①海… 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
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85069号

老人与海

著 者: [美] 欧内斯特·米勒尔·海明威

译 者: 张 姍

责任编辑: 王 炯

装帧设计: 仙境设计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嘉业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45 × 210

字 数: 252千

印 张: 8.5

版 次: 2016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583-1

定 价: 28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

老人与海 / 001

太阳照常升起 / 065

第一部 / 068

第二部 / 122

第三部 / 252

/ 老人与海 /



老人与海



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十四天，这个独自钓鱼的老人，仍然在湾流^①中这条小船上漂泊，没有抓住一条鱼。其实，在头四十天里，还有个男孩陪着他。可是，当连续四十天仍然一无所获的时候，这孩子受到父母的劝告，说这老人现在已经彻底“厄运缠身”了，换言之，就是倒霉到了极点。于是，听从了他们的吩咐，这孩子就到了另一条船上，抓到了好鱼。而且，头一个星期就有三条。看见老人的船每天总是空着回来，那孩子感到难受。于是，他便总是走下岸去，帮这老人做些事情：或是拿卷起的钓索，或是收拾鱼钩和鱼矛，或是收拾绕在桅杆上，用面粉袋的碎片充当补丁的帆，那帆看起来实在像是一面昭示着他老是失败的旗帜。

消瘦而憔悴，是这老人给人的印象，脖颈上的皱纹很深。一些褐色的斑占领着他的腮帮，这种尚属良性的皮肤病便是热带海面上太阳的反射光线引起的。从他脸的两侧，这些褐斑一路向前侵略。双手上留下的伤疤很深，那是他常用双手拉大鱼，被绳索勒的。这些伤疤全是很旧的，古老得就像沙漠中曾经被侵蚀的地方，那里无鱼可打。

他的身上，除了那双像海水一般蓝，愉快而不服输的眼睛，一切都显得古老。

从小船的锚地爬上岸的时候，“圣地亚哥，”孩子对他说，“我家挣到了一点儿钱，我又能陪你出海了。”

孩子爱这老人，他捕鱼的技能是老人教的。

老人否定了孩子的决定，要他跟着那条交好运的船。

“但你该记得，曾经有三个礼拜，每天我们都能逮住大鱼。”孩子说，“那之前，有八十七天一条鱼都没钓到。”

“我还记得，”老人说，“我知道你离开我的原因，并不是你对我

① 即墨西哥湾暖流，从佛罗里达海峡向东穿过，这条海峡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和古巴之间。沿着北美东海岸流向东北，其最宽处达五十英里，温度相对周围海水高十至二十度，很多鱼类群集此处，呈深蓝色，非常壮观。本书主人公应为经常驶进湾流捕鱼的渔夫，生活在哈瓦那（古巴首都）附近的小海港。

有怀疑。”

“是我父亲要我走的。我是孩子，只能听他的。”

“我理解，”老人说，“这是理所当然的。”

“是他没什么信心。”

“是的，”老人说，“但是我们有信心。对吧？”

“对！”孩子说，“不如我请你去喝杯啤酒，就在露台饭店。然后我们再一起把打鱼的工具拿回去。”

“有何不可？”老人说，“我们两个不都是渔夫嘛。”

坐在饭店的露台上的时候，有些年轻渔夫拿老人开玩笑，但他并不生气。另外一些渔夫，是上了些年纪的，望着他，感到难受。只是他们极力掩饰，显得那么斯文，故意谈起海流，谈起钓索达到海里的深度，故意谈论一贯的好天气，谈起打鱼时的见闻。当天，有收获的渔夫都回来了，他们把青枪鱼剖成两半，在两块木板上分别铺上一整片，由两个人抬着木板的一端，送到收鱼站，因为很重，还有些摇晃。在那里，冷藏车会把鱼片运往哈瓦那的市场。海湾的另一边，有鲨鱼加工厂，逮到的鲨鱼则送到那里。吊在复合滑车上，鲨鱼的肝脏、鱼鳍被割下，鱼皮剥掉，鱼肉则切成条状，方便腌成肉干。

如果刮东风，就会隔着海湾从鲨鱼加工厂送来一股气味。但风向今天转到了北方，所以只闻得到一丝淡淡的味道，后来甚至慢慢消失了，加上阳光明媚，今天饭店露台上真是令人满意啊。

“圣地亚哥。”孩子呼唤他。

“哦，”老人应答着，一边回忆往事，一只手握着酒杯。

“要不我明天去给你弄点沙丁鱼来吧？”

“不了。你还是去打棒球吧。我还能划船，还有罗赫略帮着撒网。”

“我真的很想去。就算不用我陪你钓鱼，我也多少想给你做点什么。”

“你不是请我喝了啤酒么，”老人回答他，“你现在已经是大人啦。”

“我多大年纪的时候，你就把我带上船了？”

“还记得吗？那时你才五岁，我把那条鱼太早拖上船去的时候，它还活力十足的，把船差一点儿撞碎，也差一点儿害了你的性命。”

“我记得鱼尾巴把船上的座板给拍得砰砰响，把它打断了，你用棍子打鱼，那声音啪啪的，就像在砍一棵树。我记得你向搁着钓索卷儿的船头把我猛推，钓索卷儿被海水湿透了，我感到整条船都在颤抖，血腥味儿弄得我浑身上下都是甜丝丝的。”

“你是真还记得那事情，还是前不久我跟你说过？”

“自从你头一回带我出海，我都清清楚楚地记得每件事。”

带着坚定的目光，用他那双常遭日晒的眼睛，老人满怀爱怜地望着孩子。

“要是你是我自己的儿子，我一定带你出去闯一闯，”他说，“可是你是你父母的儿子，而且你搭的那条船又正交上了好运，所以，我实在没有什么理由……”

“我还是去给你弄点沙丁鱼来吧？我还知道从哪里可以弄到四条鱼饵。”

“今天我还剩下几条。我放在匣子里把它们腌了。”

“还是让我给你弄四条新鲜的来吧。”

老人从没丢失过希望和信心，而且像微风初起时一样，现在更加清新了。于是，他说：“一条就行。”

孩子坚持了一下：“两条。”

老人终于同意了他：“就两条吧，但你不会是去偷吧？”

“这些是买来的，”孩子说，“虽然就算去偷我也愿意。”

“那就谢谢你了。”老人说。心地单纯的他，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谦卑到这样的程度是何时开始的。但他很明白正是因为达到了这样的程度，清楚这算不上丢脸，所以自尊心实际上并不受损。

“明天将会是有好天气的日子，看这海流便知道。”他说。

“那你明天打算去哪里？”孩子问他。

“一直往前，去到远方，等风向转了才返回。我准备天不亮就起航。”

“那我要设法让船主人也有去到远方的想法，”孩子说，“如果这

样，当你钓到大鱼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赶过去帮上你的忙。”

“他可不愿随便往远的地方驶的。”

“那倒是，”孩子说，“但是我能替他看见那些他看不清的东西。比如，要是有只鸟儿被我看到在空中盘旋，我就会告诉他有鲷鳅，叫他去追的。”

“他视力已经这么差了吗？”

“差不多是个瞎子。”

“这就奇怪了，”老人自言自语，“他又没捕过海龟。要说伤眼睛，这玩意儿才厉害哪。”

“你的眼睛可是很厉害的嘛，在莫斯基托海岸^①外，你捕海龟捕了好多年。”

“我这个老头可是不同寻常的。”

“不过对付一条真正的大鱼，你现在的力气还行吗？”

“我觉得还有。再说我还有不少可用的窍门呢。”

“我们现在把这些工具带回家去吧，”孩子说，“如此，我就可以去拿渔网捕点儿沙丁鱼上来。”

他们把捕鱼的工具从船上拿起。老人肩头扛上桅杆，孩子则拿着木箱、鱼钩和带杆子的鱼矛，木箱里放着褐色钓索卷儿，编得很紧密。在小船的船尾下面藏好装鱼饵的匣子，还有那根棍子，用来打大鱼，就是被钓索拖到船边的那些。老人的东西，是不会有人来偷的，不过因为露水对桅杆和那些粗钓索有腐蚀作用，所以，这些东西还是要带回家去得好，再说，他认为一把鱼钩和一支鱼矛在当地实在诱惑太大，虽然老人坚信不会有人来偷。

顺着大路，他们一起来到老人的窝棚，门是敞开的，他们就走进。老人把桅杆，就是绕着那块像失败旗子一样破布的杆子，靠在墙上。孩子把他的木箱和其他东西搁在桅杆旁边。窝棚很小，仅有的单间，的屋子跟这桅杆差不多长，是用大椰子树的坚韧苞壳做成的，这种苞壳被称作“海鸟粪”，窝棚里面很简单，只有孤零零一张床，还有一张桌

① 这片海滩位于尼加拉瓜（位于中美洲中部的加勒比海国家）的东岸，临近墨西哥湾是一片灌木林丰富的低洼地带，得名于世代居住于此的莫斯基托印第安人。

子和一把椅子，剩下的泥地上就只有用木炭烧饭的一处地方。墙壁是褐色的，因为是用展平了“海鸟粪”的结实纤维叠盖而成的，上面挂着两幅彩色的图，一幅是耶稣圣心图^①，另一幅是科布莱圣母图^②。这两幅图是他去世妻子留下的。原先，本墙上还挂着妻子的遗像，也是上过彩色的，但后来他因觉得自己看到会更觉孤独，把它取下了，用自己一件干净的衬衫遮住，放在屋角搁板上。

“你还有什么可吃的吗？”

“把鱼放到黄米里煮的饭倒还有一锅。你要吃点吗？”

“不了。我自己回家去吃。你要我替你生火吗？”

“不用了。我自己过一会儿可以来生。不然就干脆吃冷饭吧。”

“你的渔网我拿走了，可以吗？”

“你当然可以。”

其实渔网早就没有了，他们已经把它卖掉了，孩子还记得卖掉渔网的时间。但是每天他们都要自导自演一遍这套谎话。黄米鱼饭也是虚构出来的，孩子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。

“八十五真是个吉利数，”老人说，“你想看到一条大鱼被我逮住吗，就是去掉了内脏也重达一千多磅的？”

“我马上拿渔网，然后去捕沙丁鱼。你晒晒太阳吧，坐在门口，好吗？”

“行啊。我就来看看棒球消息吧，我有张昨天的报纸。”

孩子不确定，所谓“昨天的报纸”是否也是老人编的。但是老人的确从床下把它取出来了。

“在杂货铺里，佩里科把它给我了。”他对孩子说。

“等弄到了沙丁鱼，我马上就回来。我要弄来的鱼和你原先的一起冰镇保存，明天早上我们分着用。你看完棒球消息，等我回来的时候告诉我。”

① 天主教国家十七世纪所流行崇拜耶稣基督的“圣心”，该信仰由法国的玛格丽特·玛丽，阿拉科克修女（1647—1690）首倡。

② 来自科布莱圣母祠的信仰，位于科布莱（古巴东南部小镇）镇南小山上，朝圣日定为每年9月8日。

“我想扬基队^①肯定不会输的。”

“但是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可能会赢，我有点担心。”

“你该信任扬基队的实力，好孩子。别忘了他们有迪马吉奥^②，他很厉害的。”

“我又担心来自底特律的老虎队，也担心克利夫兰的印第安人队。”

“适可而止吧，要不然接下来你就要提到辛辛那提的红队和来自芝加哥的白短袜队，你多半又要担心他们啦。”

“那你好好儿仔细看报，等我回来的时候讲给我听。”

“你说我们是不是该去买张彩票，末尾的就选号码八五？因为明天是第八十五天。”

“这样做当然行啊，”孩子说，“但是你上次的纪录可是八十七天呢，这该怎么办？”

“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，这次一定是八十五天。你看你能不能弄到一张末尾号码是八五的彩票？”

“不如，我干脆去订一张这样的彩票。”

“一张彩票要花两块半。我们没钱呢，向谁去借呢？”

“我想两块半总还是能借到的吧。我想这个应该不难办。”

“说不定，我也借得到。只是我实在不想借钱。到了借钱的份儿上接着就该要讨饭咯。”

“老爷子，多穿点儿，”孩子提醒他，“要注意，现在可是已经到九月里了。”

“这样的月份，正是大鱼出现的时候。”老人说，“要想人人都能当好渔夫，只有在五月份。”

“现在，我去捕沙丁鱼。”孩子说完就出去了。

太阳下山之后，孩子回到了窝棚里，老人躺在椅子上，光着脚已经熟睡了。床上有一条旧军毯，孩子把它捡起，然后铺在老人躺的椅背

① 美国棒球队，是支强队，属于纽约市。

② 乔·迪马吉奥（1914— ），棒球明星，善于击球得分，于1936年加入扬基队，于1951年退役。

上，将老人的双肩盖住。老人非常老迈了，但他的两个肩膀却依然强健有力，这确实很特别，他的脖子也依然非常结实，而且，当老人将脑袋向前倾斜着睡着了的时候，那些皱纹也显得不那么明显了。不计其数的补丁层层叠叠占领着他的衬衫，看着和他那张船帆颇为相似，被阳光晒过之后，这些补丁褪色明显，形成了深浅不同的效果。老人的眼睛闭着，脸上就看不到一点生气了，这使他的头看起来非常苍老。在他膝盖上，铺着的那张报纸在晚风中瑟瑟发抖，如果不是老人的一条胳膊正好压着，早就被吹走了。

撇下老人，孩子又走了，等他再返回时，老人依然睡得很熟。

“老爷子，醒醒吧。”一手搭在老人的膝盖上，孩子呼唤他。

睁开眼睛的瞬间，老人一时失神，似乎他的神志还在从遥远之处回来的路上。然后他看见孩子，于是对他微笑起来。

“你手里拿了什么？”他说。

“是我们的晚饭，”孩子回答，“一起来吃吧。”

“现在，我肚子还不很饿。”

“得了吧，你就吃吧。你只打鱼，可是不吃饭，这样不好。”

“我其实这么干过，”老人一边回答，一边还是站起身来，把报纸拿起来折好，接着开始把毯子折叠起来。

“还是让毯子留在你身上吧，”孩子劝他，“只要有我看着你，就决不让你打鱼前连饭都不吃。”

“这么说的话，你就多保重自己吧，祝你长命百岁。”老人说，“你带来准备我们吃的有什么？”

“有黑豆、饭和炸过的香蕉^①，另外有些炖肉。”

这些饭菜是孩子装在双层饭盒里从露台饭店拿来的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副用餐巾纸包好的刀叉和汤匙。

“谁给你的这些东西？”

“那饭店老板，马丁。”

“我可得多谢他。”

① 加勒比海地区，老百姓以此作为主食。

“我已经替你谢过他啦，”孩子说，“你已经用不着亲自去谢他了。”

“到时候，我要割一块大鱼腹部的肉送给他，”老人说，“这样的帮助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”

“我也同意你的说法。”

“他对我们这么关心，如此的话，我该再送他点儿什么别的东西，除了大鱼腹部的肉以外。”

“对了，他还给了我们两瓶啤酒。”

“我还是更喜欢罐装啤酒。”

“我知道。但这里他只给了瓶装的，牌子是阿图埃牌，喝完了我还需要把瓶子还回去。”

“你想得很周到啊，”老人说，“我们现在开始吃吧？”

“我刚才问过你啦，”孩子温和地回答他，“一直等你准备好，然后我才会打开饭盒。”

“我已经准备好啦，”老人回答，“只需要我再花点时间把手和脸洗过就行。”

孩子想：在大路上第二条横路的转角上才是村里的水龙头。现在他上哪儿去洗呢？我真该带点水过来给他用的，另外，还需要带一块肥皂和干净毛巾才行。我真是粗心大意！为何我会这样呢？他没有像样的衬衫也没有夹克衫，我也该都给他带一件来，这样他才好过冬，他还需要一双鞋，同时，他还需要一条毯子。

“这炖菜味道真是不错。”老人说。

“那给我讲一下棒球赛的情况吧。”孩子央求他说。

“扬基队已经是独霸天下了，在美国联赛^①中没有别的结果，我之前告诉过你啦！”老人显得兴高采烈。

“今天他们输了！”孩子说得有点沮丧。

“这算不上什么，”老人说，“迪马吉奥一定会恢复他那了不起的本色的。”

① 按水平高低美国职业棒球界分作大联赛及小联赛两种组织，美国联赛是其中之一，其中的最强队伍就是扬基队。

“他们队里可不是只有他一个好手哪。”

“这自不必说。只是他在就会不同了。在另一个联赛^①里边，就拿布鲁克林与费拉德尔菲亚这两队来说，我更看好布鲁克林队。当然，话又得说回来，我还记得迪克·西斯勒和在那老公园^②里他的那些出色的表现。”

“在击球手中，他的球是我见过打得最远的。从来没有其他的人打出过这样的好球。”

“过去他常来露台饭店，你还记得吗？他出海钓鱼的时候我很想陪去，可当时羞于向他开口。所以我叫你去和他说，结果你也不敢。”

“我还记得。我们确实太过失算了。他出海的时候让我们同行是有可能的。这样，我们就有了一辈子都值得回味的事了。”

“非凡的迪马吉奥，我太想陪他去钓鱼了，”老人说，“当初，也许他也曾穷得像我们这样，听人说，他父亲曾经也是打鱼的。我们的心意，他多半能领会的。”

“西斯勒这么了不起，他爸爸也没过过穷日子，像我这么大的时候，他爸爸就在打球了，而且是在联赛里。^③”

“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我就在一条方帆船上，当上正式水手了呢，目的地是非洲，在那里我在傍晚时在海滩上还见过狮子。”

“知道啦。你曾经跟我讲起过。”

“我们究竟谈非洲还是谈棒球？”

“还是谈棒球吧，我看，”孩子说，“约翰·J. 麦格劳^④，很了不起的，给我谈谈他的情况。”这个J他是念作“何塔”^⑤。

① 即全国联赛。前边所提到的大、小联赛每年是分开比赛的，为了确定国内唯一最强的球队，于是两大联赛的各自比赛所分别决出的年度总冠军队伍，再进行一次轮流主、客场的较量，在十月上旬决出胜负，确定哪个队是全国第一，又称作“世界大赛”。

② 指希贝公园，位于费拉德尔菲亚市，该市棒球队比赛以这座公园作为主场。在1948年至1951年之间，迪克·西斯勒在这支棒球队服役。

③ 即乔治·哈罗德·西斯勒（1893—1973），大联赛球员，他的棒球生涯开始于1915年，于1922年即已第一次荣获当年的“美国联赛最有价值球员（MVP）”的称号。

④ 麦格劳（1873—1934），他的棒球生涯开始于1890年，参加纽约巨人队并兼任该队经理，是在1902年，于1906年后就不再上场，专心经营，使该队于1932年成为著名的强队。

⑤ 在西班牙语中J读为“何塔”，为约瑟夫的首字母。

“从前的日子，有时候，他也常来露台饭店。只是他一喝了酒，就像换个人似的，性子别扭，不单态度很粗暴，还出口伤人。他脑子里不但装着棒球，也装着赛马的事。至少赛马的名单老是在他口袋里揣着，在电话里还常常听到一些马的名字被他提到。”

“他作为棒球队经理，是挺伟大的，”孩子说，“至少，我爸爸他是这么认为的啦。”

“其实原因在于，来这儿的次数，属他最多，”老人说，“如果每年多罗彻^①都还来这儿，就他也会是你爸爸所认为的很伟大的经理了。”

“究竟谁算是最伟大的经理呢，说真的，是卢克^②或者是迈克·冈萨雷斯^③？”

“他们伯仲之间，我觉得。”

“而你是最好的渔夫。”

“不，有不少比我强的，这我知道。”

“哪有啊！”孩子说，“好渔夫有很多，很了不起的也不少。不过只有你才是最强的。”

“多谢你，你说的让我很高兴。我希望千万别来一条太大的鱼，我要是对付不了，那样岂不是意味着我们言过其实啦。”

“不会有这种鱼，只要你依然强壮，就像你说的那样。”

“也许我已不如我自诩的那么强壮了，”老人说，“可是不少窍门被我掌握着，而且我决心很大。”

“你该马上睡觉，这样明天一早你才有饱满的精神。这些东西我要送回露台饭店了。”

“那么就祝你晚安了。明天早上由我去叫醒你。”

“我的闹钟就是你啦。”孩子说。

① 列奥·多罗彻，著名棒球明星，活跃于三十年代，于1948年在纽约巨人队任经理，该队成为一流的强队，此人功不可没。

② 阿道尔福·卢克于1890年出生于哈瓦那，1935年前曾当球员，先后服役于波士顿、辛辛那提、布鲁克林等多地，也曾加入纽约巨人队，后任经理。

③ 于四十年代后期在圣路易红色棒球队两度担任经理。

“我的闹钟就是年纪了，”老人说，“老头为什么非得醒得特别早？难道是为了要让白天更长些吗？”

“我也说不好，”孩子说，“我只知道年轻小伙子睡得晚，而且睡得也很沉。”

“我记住了，”老人说，“到时候我就去把你叫醒吧。”

“我才不要让船主来叫醒我。这样我会显得好像比他还差劲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好了，老爷子，睡个好觉吧。”

孩子于是走出去了。刚才他们吃饭的时候，桌子上就压根没点灯，老人脱了长裤，直接摸黑上了床。他把长裤卷起来，然后用那张报纸塞进去撑胀一点，他用它当枕头，用毯子裹住自己的身子，在铺着其他旧报纸的弹簧垫上睡了。

他很快就睡熟了，在梦里，他回到小时候看到过的非洲，海岬是高耸的，大山是褐色的，还有长长的海滩，有金色的，还有白色的，白得耀眼。最近，那道海岸边他每个夜晚都回去，在梦里，他还听见海浪拍岸隆隆的声音，看见在波浪间航行的当地人所驾的小船。他睡着的时候，甚至能闻到带有柏油和填絮的甲板味儿，以及非洲气息被陆地上每天早晨刮向海面的风带得扑面而来。

他醒来的时间，通常就是刚好闻到风从陆地向海面带来非洲气息的时候，然后便穿上衣裳去把孩子叫醒。但是今夜的气息随着陆地上刮来的风来得早了些，他在睡梦间，知道时间还早，就把梦继续做下去，梦见从海面上升起群岛的白色顶峰，接着看见了各个属于加那利群岛^①的港湾和锚泊地。

他的梦里不再有风暴，不再有女人，也不再有大事；不再有大鱼，不再有打架，不再有较量，甚至也不再有他的亡妻。现在，他只梦见了某些地方和海滩上的狮子。它们像小猫一般嬉耍着，在暮色中，如同爱这孩子一样，他爱着它们。只是，他梦里从没有出现过这孩子。于是，他就醒了过来，通过敞开的门看看外边的月亮，把长裤摊开穿上。走到

① 一个火山群岛在北大西洋东部的，隶属西班牙，位于当时尚未独立的摩洛哥西南。